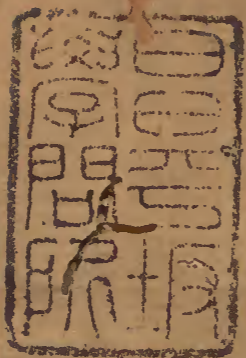


讀書樂趣

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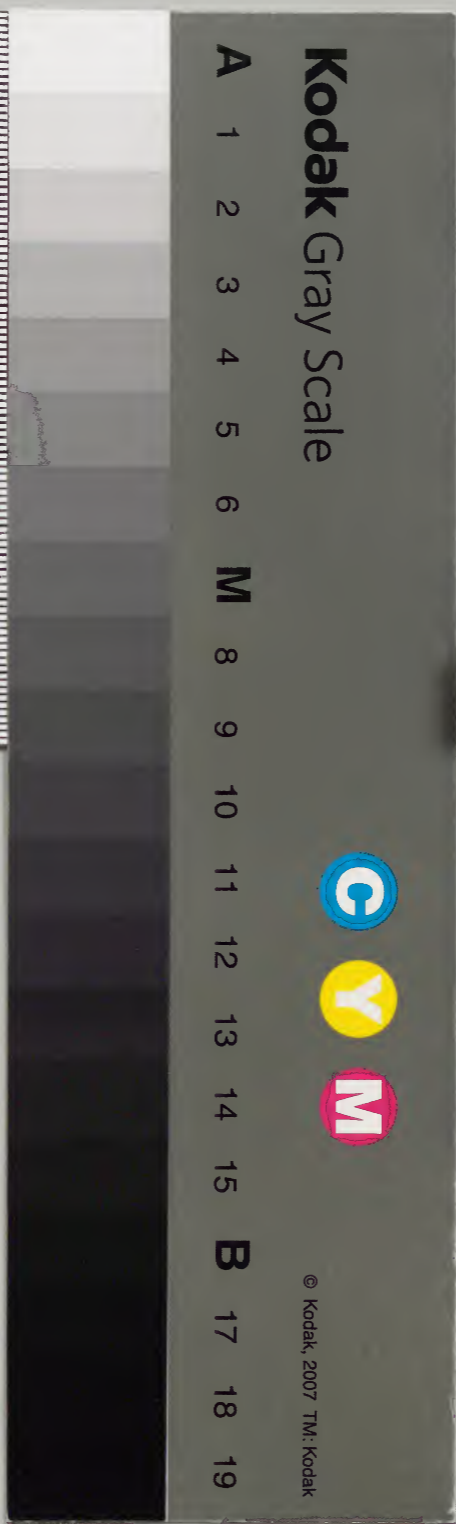


| | | | |
|-----|---|---|---|
| 漢書門 | | | |
| 二 | 一 | 八 | 二 |
| 六 | 八 | 五 | 六 |
| 冊 | 架 | 函 | 號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三 | 八 | 三 | 八 |
| 函 | 架 | 冊 | 號 |
| 漢 | 書 | |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2886 | |
| 冊數 | 6 (4) | | |
| 函號 | 303 | 134 | |

共六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讀書樂趣卷之五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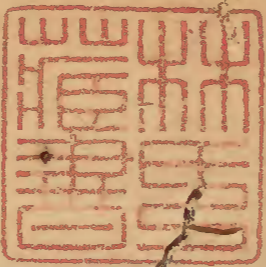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宸薇占

炳日且華

校



論文

文由古而垂今也。古人既已作之。古人既已論之。矣。今人有作。必不能勝乎古人。今人有論。亦必不能勝乎古人。然而古人之文。固在也。古人之言。固在也。吾不能必吾之所作。果能勝乎古人。吾之所論。果能勝乎古人。而能即古人之文。古人之言。以

由而論今時之文之所作已有所見亦得參而証
焉則文之規矩文之變化一一從此出矣因集論
文二卷窺其秘者乃可以躋古人之堂與乃可以
厭今人之尋求伍涵芬漫題

談藪云十室之邑必有數家居貨財而無數人能文
學何天工嗇此之施哉誠以文章學問乃乾坤之清
氣也世人類曰德行本也又藝末也不知文章學問
是智德上事亦德也行處是仁德上事亦德也

又云傳世之盛漢以文晉以字唐以詩宋以理學元
以樂肝宋朝文不如漢字不如晉詩不如唐獨理學
之明上接三代芬謂文以發明理學為主詞華其次
也宋儒文章目足抗前振後

劉舍人駟論作文云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卽捨
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
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倦此用暇持滿之說也可謂
善養文機者矣

李君實云立言必貴坦明卽有奇險亦遇境而生非
強鑿所就自然行遠楊雄法言太玄至今在傳不傳

問以其艱深晦澁縱有奇非人情通好故也。蘇子容云司馬遷文章所以奇者能以少爲多以多爲少惟唐宣公得其體。

譚友夏瀾編序云吾輩勤心如修漏舟壞屋必有其處舍評選無可置力亦無可與古人遊者且非獨吾輩也尼父詩書二經皆從刪刪者選之始也梁宋而下有專功焉然困于其識局于其代使後人望而知爲梁宋以下之書如見其所自著之書焉故知選書者非後人選古人書而後人自著書志道也。

朱子曰學不貴博貴于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于當而已當則文。

又曰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那平易處極難卽如作文新巧者易平淡者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可造子平淡。

曰天下無不可說的道理只有一箇熟處說便得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時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

莊子內篇德克符云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

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東坡赤壁賦云蓋將自其
變者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
則萬物與我皆無盡也蓋用莊子語意

楊徽之作文必以天地浩露滌筆于冰甌雪椀中

宋潛溪云濂雖不能造文性樂之甚當操觚沉思持
闔扉凝坐不欲聞步履聲雖猶犬不使之近卽近輒
拊几大呼人咸以爲狂傳以爲笑倘章不能就擊磬
遶室中行或小蒼頭簡髮如捕蝨狀或摩搔膺腹使
氣降隆然降升乃已若一入城市衆人叢居大鳴卜

噪敗人意興寧失萬金之產不不怨荷廢此樂不如
無生此先生讀書小龍門時辭郡守聘作經師語也
環碧齋小言云文章不在字句爭奇要之成章朴者
如匹練華者如匹錦後吐文心不具博覽精擷奇字
雋句無不有之鉅釘成文爛然炫人了無自家一段
炯炯不可磨滅之見如百衲錦襪披之小見迴環自
喜而以爲大人服且醜而褻之
云文生乎情情至而文亦至焉情盡而文亦盡焉
詩以味情也而束于律其情常不調適書以達情也

詩書樂起 卷五 一
而束于四六其情常不流洽故詩以律下亦以律衰
書以四六工亦以四六衰工不如拙整不如散惟情
見乎詞可使千載之下讀之悲酸如且其人如見其
心何必藻績以爲事

張伯起譚輅云凡作史當舉時之所爲者爲貴如論
晉人不患不曠達而患不愼勤故所談但當以運筮
爲難

李君實曰不獨詩有趣文亦有趣老莊有理趣爲庖
羲翼至西晉而絕左史有意趣爲春秋與至前漢而

絕屈馬有情趣爲風雅翼至六朝而絕

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泳多後自然好

明太祖嘗謂侍臣曰六經之文簡與史漢之文太繁
至于唐宋愈加繁矣所以後人不如古人也予于文
不喜其繁惟愛簡直孔子曰辭達而已矣

行文旨趣陸士衡文賦可謂曲盡其大旨重在意居
筆先非俟濡毫時節節湊取也故云其始也皆收視
反聽耽思傷訊精驚人極心游萬仞此誠握其要哉
而形容局陣之變化妙在中段有云其爲物也多姿

其為體也。屢遷。言文貴有色。而其會意也。尚巧。其造言也。貴妍。言用意貴深。巧。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宜。而。言。聲。韻。自。閒。續。雖。逝。止。之。無。常。因。崎。嶇。之。難。便。言。行。雖。無。定。苟。達。變。以。識。次。猶。開。流。而。納。泉。言。變。化。而。辭。不。可。亂。苟。達。變。以。識。次。猶。開。流。而。納。泉。言。變。化。第。有。次。如。失。機。而。後。會。匪。操。末。以。續。頭。言。結。束。不。孝。者。會。通。得。此。段。意。其。于。文。之。為。道。思。過。半。矣。

方正學序蘇太史文有云。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為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與天下之智巧。

莫能加焉。使有意而為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于文者也。非工于文者可及。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為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其為文也。不自知其出于心。而應于手。况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况可得而效之乎。此段議論最為扼要。夫文之至者。以其得于至性靈通。所以可傳。今之為文字者。必曰學某家文。句比字櫛。以彷彿其衣貌。不惟自己真精神不出。即彼之真精神亦何以得哉。鍾伯敬云。文之于趣。無在而無之者也。譬之人趣其。

讀書樂起 卷五 論文

所以生也。越死則死人之能知覺運動以生者趣所為也。

孟東野云。文章者賢人之心氣也。心氣樂則文章正。心氣非則文章不正。當正而不正者心氣之傷也。敬。

云正不正微矣。又下一為字。此豈志是文人之言。

蘇長公謂一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世間樂事無踰此者。又自謂孟韓之温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夫文至此寧不足樂哉。

歐陽永叔謂作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作文須要常改。歐公為文既成。則書而粘之壁間。出入觀省數百遍。易至有不留原本一字者。其精審如此。宋子京云。子每見舊時所為之文。必欲燒棄。堯臣言曰。公之文日進矣。

朱子曰。看文字當如大艤高。扁順風張帆。一日千里。始得。芬謂不但看文字如是。作文亦正當如是。蘇長公與黃魯直書云。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為奇怪。益出于不得已耳。



馬存贈蓋邦式序云子長生平喜遊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值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今于其書觀之則其生平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沂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走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波彭蠡之渚涵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淵深見九疑之芊綿巫山之嗟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烟態度無定靡蔓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沅廣湘弔大夫之魂悼如子之恨竹上猶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暗鳴高帝之慢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俱遊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慄世家龍門念神禹之魏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嶄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彿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此夫天地之間萬物

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于長盡。取而爲文章。是以變化出。又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欲學子長之爲文。先學其游可也。芬謂學游之說。固然。然亦視其人能自採奇取益耳。人果意見不凡。卽鄉國之近。隨耳目之所及。何處無山。情水。態足以發。吾之浩漫。資吾之淵深。導吾以蔚紆。動吾以感激。助吾以雄健。鍊吾以峭削。範吾以典重。溫雅正大。端莊不然。足跡遍天下者。今不少矣。何千古而上。曾有一子長。千古而下。竟無二子長。遷者自遷。凡者自凡。其

何謂也哉。

朱滄起名文塵序云。取古文中之遠韻與深情者。錄之。成帙。寂寥中以當友朋。憊倦時以當枕藉。憂憤坐。騷處以當壺觴。絲竹且自笑。王夷甫手中玉塵尾。助談鋒。不及此多矣。古有古韻。古情。奇有奇韻。奇情。今有冷韻。冷情。逸有逸韻。逸情。如此乃可名爲琅函。爲樂笈。爲金版。玉策之記。

予鹿門論文有曰。僕少喜爲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此之句。而櫛之一字。一句不中其纍。

乘之度。卽慘惻悲悽。唐以後若薄不足爲者。獨怪荆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僕聞而疑之。迺至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卧且吟而發。且噎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因悟曩之所謂司馬子長者。非也。試卽其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卽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卽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卽欲遺世。讀李廣傳。卽欲立鬪。讀石建傳。卽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卽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向字之區區激射者。此段議論。以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爲行文主意。蓋謂文情不由他人而生。亦非可摸擬他人而爲也。前古後今。才人不乏。讀此可以興矣。

倪允昌醒言云。子建詩成七步。穆之書答百函。敏而工也。相如百日著賦。太冲十稔構思。遲而工也。假令蕪詞填于胸臆。累句擁于毫端。卽使刻燭而叩銅。祇堪覆瓿而行火。

王若虛學于周昂。昂教之曰。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內。



言事類九 卷三
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

又云。文。以。意。為。主。以。言。語。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辭。語。之。工。豈。文。之。正。哉。

教。清。江。曰。彭。文。田。嘗。謂。君。子。捉。筆。撰。文。凡。是。非。毀。譽。之。間。不。宜。草。草。恐。不。其。然。終。當。噬。臍。退。而。思。之。如。陶。

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作。紫。

石。墓。碑。陸。放。翁。悔。作。南。開。記。姚。雪。坡。悔。作。秋。壑。記。空。

西。涯。悔。作。立。明。宮。記。諸。公。當。日。無。乃。失。之。草。草。或。者。亦。有。不。得。已。而。然。乎。

王。守。溪。云。為。文。必。師。古。要。使。人。讀。之。不。知。所。師。乃。善。師。古。者。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為。孟。也。歐。學。韓。今。讀。歐。文。不。覺。其。為。韓。也。若。拘。拘。模。倣。如。邯。鄲。之。學。步。里。人。之。倣。擗。則。陋。矣。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此。最。為。文。之。真。訣。

唐。荆。川。荅。茅。鹿。門。書。云。文。章。家。繩。墨。布。置。自。有。專。門。師。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

立物表具古今隻眼者不足以與此其人心地超然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雖或疎漏然絕無烟火習氣便是宇宙間第一樣絕好文字即以此詩為喻南彭澤未嘗較聲律雕文句但信手寫出便是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文句用心最苦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稠縛齷齪何則其本色卑也

陳氏曰六藝之後作者有四人焉皆前未有此後可為法者左氏莊子屈原子長也清河湯諱鼎臣斷曰

予按莊子之文架空鑿竒如米元章山水不見巖谷花鳥宮室而就墨視數者皆可想見屈子離騷則如禰正平搥鼓袒臂橫槌皆合節奏子長史記如孫登憑高散髮長嘯蘇門林谷皆響又如韓退之登太行山垂訣家人一上不可遽下雖木末五異要皆特起之士也若左氏原本仲尼據經作傳表章之功為多謂克家肖子可也躋之前未有比之列則不可沈作喆寓簡云為文當存氣質氣質渾圓意到辭達便是天下之至文若華靡淫艷氣質凋喪雖工不足

尚矣此全在心識通明心識不明雖博覽多好無益也古人謂文滅質博溺心者豈特爲儒之病哉亦爲文之病也

宋陳善捫虱新話云桓温見八陣圖云此常山蛇勢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予謂此非特兵法亦文章法也文章須要宛轉回復首尾俱應乃爲盡善山谷論詩文亦云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此亦常山蛇勢也

又云文章貴錯綜楚辭以日吉對良辰以蕙轂燕對奠桂酒沈存中曰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爲矯健耳予謂此法本自春秋春秋書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說者皆以石鷁五六先後爲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既日隕石于宋五又曰退飛鷁于宋六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以爲健也楚辭正用此法其後韓退之作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反而辭從耳

又云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事难于

言○書○起○一○卷○五
立意使事多难于遣辭能立意者未必能造語能遣辭者未必能免俗此其最难者大抵爲文者多而知難者少

又云文章難工而觀人文章亦自難識知梵志翻著襪法則可以行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又云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國朝無文章惟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而已若謂此論似過苛然其不輕以文章許人正是磨勵天下文人處

又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歐陽公畫錦堂第一句也其後東坡作韓文公廟碑破題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語句之工不減前作議者謂歐公語工于敘富貴東坡語工于說道義蓋此二句皆卽其人而記其事已道盡二人平生事實如此自非筆端有力那能至是

又云唐文章三變宋朝文章亦三變荆公以經術東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門戶然其未

言書身起
流皆不免有弊。亦事勢有激而然也。至今學文之家。逐影吠聲。未有公論。實不見古人用心處。每為之太息。

又云。韓文杜詩。號不蹈襲。然無一字無來處。乃知世間所有好句。古人皆已道之。能者時復暗合。孫吳耳。大抵文字中。自立語最難。用古人語。又難于不露筋骨。此除是倒用。大司農印手段始得。

又云。以文體為詩。自韓退之始。以文體為四六。自歐陽公始。

宋吳氏林下偶譚云。四時異景。萬卉殊態。乃見化玉之妙。肥瘠各稱。妍淡曲盡。乃見畫工之妙。木石為諸

人墓誌。廊廟者赫奕。州縣者艱勤。經行者粹醇。辭華者秀英。馳騁者奇崛。隱遯者幽深。抑鬱者悲愴。隨其資質。與之形貌。可以見文章之妙。

又云。歐公凡遇後進。投卷可采者。悉錄之。為一冊。名曰文林。公為一世文宗。于後進片言隻字。乃珍重如此。人。可以鑒矣。

又云。和平之言難工。感慨之詞易好。近世文人能兼

之者惟歐公如吉州學記之類和平而工者也如豐
樂亭記之類感慨而好者也然豐樂亭記意雖感慨
辭猶和平至于蘇子美集序之類則純于感慨矣
又云文字之雅淡不浮濕融不琢優游不迫者李習
之歐陽永叔王介甫五深甫李太白張文潛雖其淺
深不同而大畧相近居其最則歐公也
又云劉原父文醇雅有西漢風與歐公同時為歐公
名盛所掩劉嘗歎百年後當有知我者至東坡編文
鑑多取原父文幾與歐會蘇王並而水心亦亟稱之

于是方認定

有問作文之法于東坡坡曰譬如城市間種種物有
之欲致而為我用有一物焉曰錢得錢則物皆為我
用作文先有意則經史皆為我用大抵論文以意為
王今視坡集誠然
宋王氏談錄云公訓諸子曰壯年為文當以氣焰為
上悲哀憔悴之詞慎不得法

呂氏童蒙訓云杜氏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類改工
夫自出歐公作文先貼于壁時加篤定有終篇不留

原稿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芬謂此數公固稱文中之豪也猶不敢草率自恃如此則其下此者當何如歟

歐陽公云文字既馳騁亦要簡重芬謂此真公平生得力語也每讀公文正在馳騁之中不矣簡重之意而又冲和恬澹旨遠辭文此所以較蘇氏為更上一層也

王荆公嘗謂歐公之文如决積水于于似之溪其清孰能禦之

李端叔評東坡文云長江巨浪千里一道滔滔滾滾到海無盡如風雷雨雹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激擊聳一時之壯觀極天地之變化

唐李德裕窮愁志云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跡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竅眇聽之者悅耳如川流迅激必不迴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謂文章如千

有

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余嘗爲文箴
日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
之淡而含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
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善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爲文
之大旨也

宋人讀書偶見云文章家貴于風行水上繁呈麗天
此一說也回婉曲折開闔收縱千變萬化但要自然
與天地萬物相似六經上文章法度極多今姑以詩
三百篇一兩語言之便見與天地萬物相似處黍離

之詩其一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其二曰彼黍離離
彼黍之穗其三曰彼黍離離彼黍之實自苗而穗自
穗而實誦此詩者黍之生毓成熟可見矣庭燎之詩
其一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其二曰夜如何其夜未艾
其三曰夜如何其夜鄉晨誦此詩者一夜之漏刻疾
徐可問矣由淺而深作文最妙若夫感動之情箴規
之意與文章法度節奏一步通一步多少涵蓄讀之
令人神爽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

言。不。盡。尤。為。極。致。

宋人西軒客談云作詩作文記事雖多只恐不化如人之善飲食者有菽脯醢酒茗果物雖是食盡須得其化則清者為脂膏人只見肥美而已若是不化少間吐出物物俱在為文亦然化則說出來都融作自家底不然記得雖多說出來未免是替別人說話也故昌黎讀盡古今書殊無一言一句彷彿于人此所以古今善文一人而已

曲洧舊聞曰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

斧鑿痕迹也黃魯直于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藁一冊歸而熟觀自是文章大進此無他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故也

東坡嘗語予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為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疎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熟與予遊同升而並黜有自雷州來者述至少游所惠詩書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

劉蛻文家銘序云。飲食不忘于文。晦冥不忘于文。悲感。怨憤。疾病。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爲懷也。當勤意之時。不敢咳。不敢垂。不敢跛。倚嗜欲。躁競忘之于心。其祗祗畏敬如臨上帝。故有粲如星光。如日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燄燥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逶逶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爲文。不得十如意。少如意。豈非天助乎。其謂以得意之文。歸之天助。實是至論。世人一切事。皆推原于天。獨不思文者。天之靈氣。人之靈心。當其勤心苦志。而忽有物焉。以通之。不有天助。豈能爾乎。嘗見有平日極靈敏人。及舉筆。忽而昏阻。亦有平日極鈍漁人。一旦忽靈悟。此中殊非意想可及。無他。要之積誠感通。故耳。襟念營營。欲靈氣自生。胡可得也。韓昌黎荅李翊書云。古之立言者。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埃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深悉文之原本。不許人希倖。某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

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愛乎其難哉。其觀于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此是一層工夫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

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自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

汨汨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此又進一層工夫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濩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諱也。然後肆焉。此是第三層工夫雖然

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述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應前段學氣水也。有原本

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推出義氣為主

氣非可襲取也。總從一段原本中生。出非有二意。雖如是其敢自謂幾于成乎。終不敢自恃為成文之難言如是。此篇韓公自述一生甘苦備舉。無遺次第原流。井井可見。文到成家。豈易云爾哉。學者熟味此。自然知舉筆之不易。亦自然舉筆漸易。

蘇老泉上田樞密書云。某用力于賢人聖人之術。亦

讀書樂趣 卷五 論文 三

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于今。而傳于後典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于心也。若或啟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共有以典我也。此段文意典劉蛻文家銘序暗合。

又上歐陽內翰書云。某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又不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典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囊時所爲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于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又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此段敘述典韓昌黎畧同。鶴林玉露云。蕤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策之文。以曲

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為文惟意所到俊辨痛快
 無復滯礙論刑賞曰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
 三堯曰宥之三天下良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
 之寬論武王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必以
 刑書牧野必以弑書湯武仁人也必為法受惡論范
 增曰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
 非增意也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不用其言
 弑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凡此皆以無為有者
 也論厲法禁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所以用刑

者舜之術也論太宗征遼曰天下既定又歲出師外
 夷蓋晚而不倦暴露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所以
 爭先處強也論從眾曰宋襄雖行仁義失眾而亡田
 常雖不義得眾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
 觀眾心之向背凡此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
 文虛架行危縱橫倏忽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
 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丹鉛云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詰邪說之
 隱遯則神接霆擊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凄

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游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其紫陽朱子之文乎或謂文與道爲二學道不屑文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使記誦者嗤其陋詞華者笑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未有能救之者也

鶴林玉露云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爲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爲文地以山川草木爲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刺繡雖精妙絢爛纔可人目初無補于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宋孝宗與崔敦詩論文章閱世運曰觀建炎詔文義理明而氣勢雄便知必能中興六朝之文破碎遂有分裂之象五代之文粗悍遂有草茅崛起之象有者可以觀矣

玉海云西山先生問傅公景仁作文之法公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但取古人書熟而精微之則蔚乎其春容薰乎其蘭馥矣

魏文帝典論曰夫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

固伯仲之間。爾而固小之。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解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後。

鴻○七○通○云○刻○畫○古○人○是○後○人○第○一○病○武○陵○桃○花○唯○許○漁○郎○問○津○一○次○再○跡○之○便○成○村○巷○矣○禪○家○公○案○亦○然○不○獨○詩○文○也○

綴雪亭襍言云。近見一種文字。險澁其語。以為奇僻。怪其字。以為古。隱晦其意。以為深。突兀其體。以為高。其志蓋以盤庚為古文之鼻祖。淺視史記漢書。以樊紹述為古文之宗子。下視韓柳歐蘇。鯨吞鰲抃牛鬼蛇神。瑤翻碧艷。鬼眼傾耳。揮霍自恣。居之不疑。傲世

省心錄云。華藻見于外者。謂之文。古今積于中者。謂之學。苟見道不明。用心不正。適足以文過飾非。談塵云。率爾無意之作。便是精神所寄。往往可傳者。

託不必傳者以傳。蓋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班馬作史。妙得此法。東坡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使盡去之。獨存其高文大冊。豈復有坡公哉。大寶水陸之席。有時以爲苦。而偶然酒核。有極成。懽者。此之謂也。

鶴林玉露云。朱子稱二蘇。以精神敏妙之文。煬傾危變幻之習。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相當時孝宗御製大蘇序贊。大學翁然誦讀。所謂八傳元祐之學。家有箴。之書是也。然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

玉露文云。文章要理意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世。覺後豈但誇多。闕速於一時哉。

魏文帝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

白香山云。凡人爲文。私于自是。不忍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當否得其中矣。
斐中立寄李翱書云。文之異在氣格。高思致深。不在

礫裂章句。噓廢聲韻。人之異在風神。清心志通不在。倒置斜目。反易冠帶。

黃山谷與洪甥書云。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手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歸震川云。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吾文章之事。而為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

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為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于折揚皇華之一笑。

湯霍林云。博物多才。美詞華剽剝古今文章之忌也。蘇子瞻謂楊雄好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夫揚氏之學亦復不淺矣。露文白意。淺而出之。即子瞻亦當引心自負。奇博不肯捨置。千載而下。猶為人所窺。謂才勝而不能降學。博而不能割斯亦多取之報也。雷何思云。惟有真人而後有真言。真者識地絕高。才。

情既富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說儲云子厚法國語為文章而集中有非國語之論

紙子 欺人

湯若文字起伏離合斷接而已極其變自熟而自知
機若行

東明真曰滅字則句秀秀則神來色來文多完句則

無可珍矣

文之為體不一其稱名取義亦不可不知珊瑚鈞云
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撫事物摛華布體謂
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勵休
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
于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
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遷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
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騁馳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
後敘而推之謂之引聲音襍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

嗟慨嘆悲憂深思謂之吟吟咏性情總合而言之謂
 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淡謂之古沈宋而下淡律精
 切謂之律此詩之語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
 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詔
 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彛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
 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勉之者謂之訓囑其人而告
 之者謂之誥卽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
 之者謂之命出于上者謂之教行于下者謂之令時
 而戒者誡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訟而揚之者實也登

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推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
 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
 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纂者纂而述焉
 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
 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
 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
 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
 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
 九英梅隙光射稷有氣勃勃然百僚望之豈腸胃文

章映日可見乎

文筆襟云有人謂李賀見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

俄而成文三篇芬謂此亦形容其神化故如此也

徵文王井云張說携麗正文章謂友生時正行宮中

媚香號化樓臺友生焚以待說說出文置香上曰吾

文享是香無衣

鍾嶸句眼云人之為文語意疎慢者真脫絲布文士

之病莫大乎此

翰林盛事云王勃多才思每屬文輒先磨墨數升

飲盡醉引被覆卧及寤援筆立成時號腹藁所至請

托為文金帛豐積人謂之心織筆耕

皇甫湜稱韓昌黎文曰穿天心出月脇

薛道衡構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卧聞戶外有人便

怒隋書

田誥凡作文構思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

中躍出即一篇成矣宋史

五鹿充宗為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合與諸

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未雲者召

入攝齊升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逆。挂五鹿君。諸儒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漢書

南平王鑠。獻赤鸚鵡。詔羣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袁淑作賦畢。示謝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宋書

劉孝綽。每作一篇。朝成。暮徧流傳。河朔亭。苑。桂。壁。莫不題之。文集類十萬言。兄弟及羣從子姪。凡七十人。並能文。南史

紀少瑜。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筆授之。其文因此遂佳。

史正

王筠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異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

沈約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

錢勰知開封。蘇軾乘其據案時。遺之詩。勰操筆立報。軾曰。電掃訟庭響。蒼詩商近所未見。

張紘愛柶櫛枕文為作賦陳琳在北見之示人曰此
吾鄉張子綱作也後紘見琳武庫賦應機論與書深
歎美之琳荅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文
章易為雄伯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
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三國志

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曰人之為文常恨才
少而子更患其多 晉書

葛洪稱陸機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五河吐流泉
原如

張思光曰吾文章之體參為世人所驚然可師其以
心不可使耳為心師也夫文章豈有常體但以有體
為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
因循寄人籬下 南齊書

蕭琛言裴子野宋畧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楊鑣
南史

范雲見何遜對策因與之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
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
何生矣 南史

任昉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謂其父遙曰卿有合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南史

胡長孺為辭章金春玉撞壹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碑版焜煌照耀四裔苟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毅然不與元世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一男

炳宸薇占
炳日旦華 校

論文

東坡與姪書曰凡文字少小時須命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歸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汝只見我而今平淡何不把舊時應舉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但當學此

熊孝感座師諱賜瓚字遜修由翰林丁卯典試浙江歷任至兵部督捕左堂嘗云文

章無論古文時文理歸一致近見有山人布衣強作
古文按之全無開承轉合起接收應貫通條達章法
皆因時文未通之故亦見有秀才家作時文豐肥滑
脆儘是可觀然求其筋節雄峭處實無有此亦未熟
子古文之故旨哉言之不可易也
孫月峯曰近有對奕者數負不服曰我但貪耳應之
者曰貪卽是汝品下曰但生耳曰生卽是汝品下曰
速耳曰速卽是汝品下曰輕易耳曰轉易卽是汝品
下文亦猶是

瞿昆湖云作文只有小心放膽二端小心非矜持把
捉之謂也若矜持把捉便與鳶飛魚墨意思相妨矣
放膽非任情恣肆之謂也若任情恣肆則喻閑蕩檢
無所不至矣蓋人之心體愈檢束則愈脫灑何也步
步無失而後脫然無礙也愈棄舒則愈精微何也所
見廣大而後能入細也小心只從放膽處收拾放膽
只從小心處擴充非有二事亦非有二時也芥幼時
愛先子訓云小心認理大膽行文是舉業真妙訣又
云看書不可不認真用筆不可不放鬆二者須兼行

之。昆湖先生此條語正可証合。

孫月峯舉業要言云。舉子業門路宜正。不宜。礫。思。致。宜。沉。不。宜。浮。誦。詠。宜。精。不。宜。多。結。構。宜。雅。不。宜。俗。先。選。前。輩。經。書。文。及。後。場。文。分。作。數。册。又。選。先。秦。兩。漢。及。韓。柳。歐。蘇。文。分。作。二。册。留。置。案。頭。且。暮。誦。習。目。無。他。視。心。無。他。思。口。無。他。念。令。彼。精。神。命。脉。與。我。融。洽。更。不。知。從。彼。得。也。由。是。遇。題。一。揮。操。縱。閤。闕。無。不。如。意。文。機。一。熟。生。意。勃。勃。飛。動。便。從。清。虛。員。轉。一。味。妙。悟。著。工。夫。以。精。神。伐。色。相。以。議。論。當。鋪。排。以。虛。景。爲。

實際是謂上乘如其未然筆不如手語不達意且將近時名作日逐翻改借此一途以熟吾筆每遇題到手便有一段光景一副說話從此料理漸登妙悟前所翻改又脫落無遺矣大抵此事由苦心入之由與心取之由無心得之與有事勿忘勿正勿助相類尤有先一著工夫在看書時體認題旨是已嘗謂文之精意不在時文而在傳註不在傳註而在本題不在本題實字而在本題虛字不在有字句處而在無字句處其精神有從上文來者有從中間暗伏者有從

下而含蓄者此僅可心悟不可言求可以神描不可
 以象得也精而思之涵而泳之則鬼神將通之文有
 不妙絕一世耶芬謂此一片語真過來人說山下過
 來路無不親切明白透徹無遺學者熟玩此其於舉
 業綱領已槩得矣

董太初云人靈物也文靈氣也造化舉一切種種之
 靈授之人人又舉一切種種之靈授之文倘非此中
 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靈而第借耳傭目拾瀋
 履遺終不免覆成都之詭耳舉業卽小技要以寫聖
 賢之神通必胸中別具一機發筆下別覓一生活李
 文饒所謂自然靈氣恂恍而來或如千兵萬馬奔赴
 戰場或如風恬雨霽寂然無聲或如日月終古常見
 光景常新者也

顧涇陽曰文章家不同有奇古有雄傑有渾厚有豈
 潤有雅逸有清爽士子造詣必隨其質之優為者
 而各造其極

張洪陽曰作文須有天趣天趣者天然之趣也此可
 與知者道苟天趣未動文自索然

又云主司看文如走馬看花須七篇一氣呵成有行云流水之妙更無一毫滯礙此青錢也萬選萬中矣

又云題常財意欲新意常則語欲新

又云讀書有三到眼到口到心到作文亦有三到氣到神到識到

又云破欲渾而切承欲簡而盡起講欲倉蓄而冠冕提掇欲明而爽正講欲精透而典雅清俊而渾健過文欲員逸收束欲有關鍵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有一唱三歎之音斯文之至矣

陶石簣題門士錄有曰予生平喜人讀古而憎襲其

語每誚之曰汝食生物不化耶夫化豈易言哉易曰

擬議以成其變化釀花為蜜蜜成而不見花也釀稻

為酒酒成而不見稻也文入化處自非精深內融神

光外滿又不區區以學問為長者不能聞前輩孫斤

峯與人會文終日不成一字日未得文機姑置之不

可縱吾手吳因之終日兀坐一室而神遊天表至忘

寢食湯霍林自云每拈一題瞑坐鎮日若木人或環

堵而走指畫類書者狀逮一稿就形幾為枯嗚呼豈

易言哉

陶石簣評湯霍林文云世之評文者類言好醜而莫
 言內外予獨以內外分好醜可謂發于古蓋外膏內
 枯文之下也外枯內膏文之上也昔坡老好淵明之
 詩以為質而實綺靡而實賤曹劉諸人所不能及且
 曰佛言食蜜中邊皆甜人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
 此文之內外其能辨之者寡矣湯君之文所謂外枯
 而內膏似淡而實美者芬謂此不但評霍林先生文
 直石簣先生自述其文矣予素以先生文比之陶柴
 桑詩其味充然蘊于其內漸且漸出外復空澹無迹
 觀此段語乃適相印合石簣先生內外二字評實
 發從來所未有亦更悟有久速二字向選嚴禎傳文
 曾妄序其意於卷首謂世所誇為濃艷之文一望如
 蜀錦齊紈得人速喜未久而厭棄隨之蓋以皮肉厚
 而韻味薄也文之至者孕育深厚其味澹然在語言
 之外及讀之久而味益津津使人愛戀不能已然自
 有明三百年以至于今登此者代不數人人不數首
 集其至者惟今韓長洲先生諱葵字元少號慕虛奇正幽顯華

讀書錄

卷六 論文

六

詩書樂起 卷六
澹斂放無乎不備而無一篇交不有至味耐人久咀
實推制藝中之聖

異因之云學者多以看書作文分為二項不知總要
去皮見骨去骨見髓得解而止非有二也夫書義有
思之而即得者有思之竟日而後得者有明日又思
之而後得者有力量未到累日思之而不可通閱三
五月後識見增進或重思之或他書偶觸發而恍然
得者始也無從而山疑究也不勝其疑至于不
勝疑而悟之明心疑亦愈悟故學

者非悟之難而疑之難何也是心疑中之靈機也機
觸竅開則引而益長真有日異而月不同之妙至于
作文貴乎能疑亦然芬嘗課一生初執費一日可成
文三四首詞氣充溢竟紙不能盡然案其細密無有
也漸改漸削至半載乃終日不能成一扁至人甚有
難色謂教者不善引掖此生向年出筆快今枯矣芬
謂非枯也正學之進境也蓋惟能悟然後能疑故一
切泛調自不敢率用從前實憤憤無所決擇耳踰一
歲而出筆清利矣又踰一歲而充滿矣乃知疑之為

貴不獨看書然也

吳因之又云作文不論奇正以說題瑩透為主題有題之皮膚有題之筋骨善捨其皮膚而操其筋骨故片言而有餘詞者不得已而用之也著一分辭便掩一分意思到時直寫胸臆家常說話都是精光閃爍

顧隣初曰文有真趣不在實景在虛景不在其語在冷語譬如西子太真即其低惟昵枕雖復淫靡餘味索然不如無意中停眸一睨反使人神情欲死

袁了凡曰時文雖小技有三昧焉既要讀盡三代兩漢之書又要胸中灑灑不染一塵不存一字故學文者先須掃除鄙穢涵泳性靈靜坐三四月將妄心妄見減得一分更有一分乾爭習之久久自然塵念漸退

馮具區嘗言文有真奇有偽奇有真平有偽平凡根極埋要開人不敢開之口本立而千條挺秀氣實而萬派生光此真奇也若無理無意徒掇拾生字怪語以炫人耳目者此偽奇也有深邃之見而出之以冲

論文

讀書錄 卷六 八
夷有真切之思而運之以和易字字切題味之無極
此真平也若不率之于理而徒為率易之辭乃鄙夫
庸談耳此偽平也故閱文者不當論其奇平惟當
其真偽

袁了凡又云文之詞可以精修而工意可以深思而
得獨氣不可強須善養而致之養得氣和文始雍容
而大雅養得氣壯文始充實而稱雄養得氣清文始
澄潔而無穢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凡欲養氣
須先正心將萬緣放下使心君泰然蓋此志常疑而
一物不撥則氣自然凝定此志常潔而一私不染則
氣自然清明此志常寂而一念不生則氣自然沉靜
其功夫全在平日涵養

文云學庸之文其氣遠故淺近而造理不深者類不
能工孟子之文其氣激故卑弱委靡者類不能工論
語之文其氣平故涵養不深胸襟不粹者類不能工
遠者可以智造激者可以勇及而平者最難工也是
故以涵養為主

又云今日之文欲極新又欲極穩欲極奇又欲極平

言書與走。卷之。九。欲說理。又欲不著相。欲切題。又欲一粘皮帶骨。正大處。欲帶圓活。透脫處。欲帶含蓄。流動處。欲帶莊嚴。輕逸處。欲擔斤兩。芬謂此真當行舉業之言。士子精心于此。那怕不百步穿楊。

又云。欲文如明霞散錦。當知練字之法。凡用一個字。卽燦然可觀。其竅在練字不同耳。欲文如玉振金聲。當知練句之法。詞調之鏗鏘。音節之響亮。全在死句中。至于文字過而無過。行而無行。伏而忽起。斷而若續。其變多端。大要章法貴熟。語云。橫刀斷水。水復流。文若有氣。真如有刀。砍不斷者。而煉氣全在章法中。不可不知也。章法之妙。有不見。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老子云。已雕已琢。復還于樸。知此乃識煅煉之法矣。

又云。八股文字與天地造化相侔。首一比春也。次二比夏也。次三比秋也。末二比冬也。首二比當冲冲融融。輕描淡抹。不可帶一毫粗造。次二比漸漸說開來。邵子謂天地之大。寤在夏文之大。寤實在腹也。至秋則生者成。虛者實矣。文可反覆馳騁矣。然亦須養後。

詩書樂苑 卷六
二比不可說盡也。未二且乃一年如景收拾處。回陽氣于陰極之時。篇章雖竭。令人讀之有不窮之趣。此文之大機括也。

又云文有神到有氣到有意到神到之文。盎然而出。隨物鑄形。或緩若珠絃而淡中有味。或急如發括而至。理躍如步趨。超脫殆非人力。氣到之文。或浩然不可禦。或渾然不可尋。或充然其有餘。意到之文。思人所不能思。發人所未嘗發。或沿枝而尋根。或即無而生。有妙騁心機。出人意表。有意到而氣不到者。有氣到而神不到者。有俱到者。有俱不到者。細察之。則文

品高下不能逃矣。

又云文字最要成家。梅之清瘦。桃之綽約。牡丹之富麗。各自完其天趣而已。作文或清或暢。或雄或逸。各有家數。正大中有一浮語。便傷格。流動中插一滯語。便傷調。一語相襍。則通篇不純。是天趣不完也。魏文帝有云。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子桓不足以及此。其能有所傳乎。此條語採入後山詩話中。其意蓋謂詩與文皆然也。芬謂用以論八股文。尤

切當。往者許海昌先生諱汝霖視學江南。其銜卷專

以此三者定其甲乙。謂外此而細腰高髻。強作始態。

皆下品也。吾所不取。自是江南文風大振。以其公明

並著。至今稱為許佛云。

王綏山云。余勸後生讀先輩文。其人笑謂樸淡不足

學。余曰。是子心粗。有試就先輩作過題。極力作一篇

得意文字。細細比量。彼數句便躍然而我百十句。尙

恨未盡。彼滔滔說去一句打轉。而我一步一顧。猶恐

失之。彼撇撇脫脫。若泳若游。而我粘皮帶骨。句離字

鏤。彼隨手駕搭。自然有勢。猛我非牽一架于。則不能

得勢。彼隨題敷衍。自有話頭。而我非發一議論。則別

無話頭。彼有首便有尾。而我逐股逐句。為首尾。彼短

文而勢反汪洋。而我長文勢反迫促。彼詞了意不了。

而我意了詞不了。則我之不及古人遠矣。

又云。有問文章有一字訣乎。曰。緊緊非結文為尺。臧

尺為寸之謂也。謂文之接縫闌筍處也。古人布局寬

結構緊。今人布局緊。結構寬。巧者如駿馬跳澗。拙者

如鴛牛登山。白來文章皆不出此一字。

宗方城談藝云六經而下文豈勝談哉然馬不襲左
而班不襲揚也柳不襲韓而曾不襲蘇也論文而至
於舉業其視文既已遠矣文而襲者舛也况捨世俗
之陳庸而掇以成文又舛之舛者也今夫人性之有
文也不猶天之雲霞地之草木哉雲霞之麗于天是
日日生焉者也非以昔日之斷雲殘霞而布之今日
也草木之麗于地是歲歲生焉者也非以今歲之萎
葉枯株而布之來歲也人性之有文是時時生焉者
也非以他人之陳言庸語而借之于我也文賦云謝
朝華之已披啟夕秀于未振倘其舍爾糟粕茂而精
華乃可覽焉

徐退山白凡作舉業文字意不可求奇而筆不可不
奇意奇則僻澁筆奇則生新數語最精要芬素剝佩
之

宋時吳儔爲廬州教授嘗誨諸生作文須用倒語則
文勢自然有力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於廬名儔
姓吳大殺意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今日作八股文
專尙倒插者可以此語遺贈之按後山詩話沒些意頭沒甚巴鼻乃宋時

俗語此故倒用
之以爲詼諧

王縵山曰鹿門所云鍊格格者品也大要只在雅俗
二字人知雍容文物之爲雅而不知清真超曠典重
老成之爲尤雅人知關茸膚淺之爲俗而不知濃粉
厚墨折腰齟齬之爲尤俗

又曰應制科有利鈍二途凡文之蓬蓬勃勃如釜土
氣者利之徒也掩掩抑抑如窓隙風者鈍之徒也鮮
鮮潤潤如叢花帶雨者利之徒也子子直直如孤幹
擊風者鈍之徒也活活潑潑如游魚飛鳥者利之徒

也悉悉率率如虫行蟻息者鈍之徒也如物在日探
之卽得者利之徒也其結寒胸中若脛若哇者鈍之
徒也如鼎在世古色駁犖者利之徒也如鐵在水黯
然沉碧者鈍之徒也大抵明潤象春而柔嫩亦象春
暢茂象夏而穢穢亦象夏高潔象秋而蕭索亦象秋
老成象冬而閉塞亦象冬春主發榮夏次之秋又次
之冬則剝矣得春夏氣多者卽初學或速雋得秋冬
氣多者卽積學或久滯相文者似疾讀一過利鈍之
分十可得四五大凡初學從詞氣入者名走易路早

發則已不發則遲。回審顧。或英華消落而迄于無成。從理路入者名走難路。非未必即發。然久則煖煉愈工。神旺骨堅而終能收功。

葛起瞻云制義之法。一曰先認題中語脉以識主客。輕重虛實之情。而在其勢。二曰構思欲其明白而蘊釀。三曰選詞欲其藻麗而溫潤。四曰剪裁須剪裁有方。纔疎爽。五曰跌宕須跌宕纔醒人。

又云場屋文字大槩有五。一曰理趣。二曰氣格。三曰詞采。四曰風度。五曰音律。

又云以說理為主者。理既明而詞未必不暢。以修詞為主者。詞雖勝而理未必能精。

張世調談文緒錄云。工于文者不專文也。吟咏嘯傲。諧文之變。高之清賞。濫文之情。饑食困眠。弄文之機。登眺山水。和文之氣。捐除世事。清文之神。流覽百家。大文之蓄。趨謝非譽。溫文之候。宅心正大。擴文之廣。武叔卿有文訣二十三竅。一曰神神之在文。雖無形也。而能形。形文而無神。始如枯槁之木。枝幹雖存。生意已散。蓋文者心之精。皆神所為也。神有清濁。則文

論文

有純襟。神有靜躁。則文有雅俗。故修文之士。先務凝神。凝神之道。不外收放心。放心不必他求。只去讀書。作文。便是收攝之方。一曰情。文生平情者也。情暢則文佳。情鬱則文苦。故凝神為主。而平情即次之。平情之道。不可絕物。絕則空枯。而無據。不可著物。著則凝滯。而不化。喜怒哀樂。人所時有。但過即消釋。勿使少有芥蒂。以生乖戾。其或情況不佳。須借物以陶之。或登臨山水。或吟弄風月。周旋花木。禽魚游衍。琴書圖畫。遠觀君子。當自得之矣。一曰氣。氣之出言。猶水之

浮。物水大則物之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長短皆宜。蘇子瞻云。文不可以強。而能氣。可以養。而盛。則養氣一道。不可不講也。一曰骨。骨切附于肉者也。與其以肉勝也。寧以骨勝。蓋骨勝者。幹若瘠癯。而標自清健。肉勝者。肌雖腴滿。而體覺癡肥。筋又附于骨。文字豎立。擔當骨之力居多。而聯絡幹旋筋之用最要。不可不察也。一曰質。謂善繪者。先敦素。善文者。先培質。乃其基也。一曰品。謂文有品。級高者。不能使之卑。卑者不能抗之高。故有仙品。有才品。有凡品。上與次之別。

論文

也。若下品則廁隸輿皂之屬，斯無品矣。一日才言作
用也。太史公文一篇之中，常數十件事，而鋪敘擺脫，
不見縛繞，裁割整頓，不見重複，卽用一極俗事引一
極俚語，而點化淘洗，各極高古。作者弗可及矣。至蘇
長公馳騁變化，如神馬當龍，不可籠絡，自謂行乎當
行，止乎不得，不止一口識文字，議論皆從識見中來。
識見高則議論亦高，識見卑則議論亦卑。一日理文
惟有理始足以主張詞格，不然則枝蔓而無當矣。政
做文字第一要理路熟熟，則胸中無滯礙，筆下無難

辭如操利刀子，腕物之中更無難之者。一日意衰了
凡云意到之文，思人所不能思，發人所未嘗發，意有
在筆之後者，有在筆之先者，意在筆先，則化工之意
而非思索之意矣。惟將此心養得虛明洞達，無所障
蔽，則胸中時有一鑪錘，一過操筆，便如成誦在心，借
書于手，吾心原有一篇文章，字不過過題目以發之耳。
一日詞文雖以意為主，然詞亦不可不修，詞不修則
意不達矣。修詞有數善：刪繁而就簡，斂華而就實，化
腐而爲新，變庸而爲奇，必根委于六經潤色以子史

高而不失之玄奇而不失之詭一曰格文之有格猶
屋之有間架也初時格未定做到中間必至擾亂然
格有鍊而後成者有不假鍊而成者鍊而後成人力
結構之巧也不鍊而自成化工渾成之妙也一曰機
行文之法變化百端不可窮詰妙處全在機機不動
則文不可得而工矣譬之發矢者之以括運斤者之
以巧心可得而會口不可得而言已可得而能人不
可得而受是在善學者自得于意言之外一曰勢文
之低昂符度疾徐中則促之而驟兩飄風舒之而行

下懸殊者調不同也氣韻欲優游而不迫音節欲諧
和而不平條理欲分明而不亂脈絡欲繼續而不絕
分聽之而曲極其致合聽之而共成其雅一曰法法
有四篇法股法句法字法也然而字法在句法之內
句法在股法之內股法在篇法之內一以貫之非有
二也其要有六操縱也開闔也折揚也起伏也頓挫
也錯綜也千變萬化要不越是法要嚴謹然太嚴則
筆勢必窘寬嚴相濟斯善用法者也曰芬更補其未
曰挑剔也安置



也呼應也。串插也。分合也。迴掉也。一日趣趣者味也。文而無趣玩之若嚼蠟矣。昔人謂聽鐘而得其希微。乘月而思游汗漫。此善形容者也。要知文趣只在虛實之間。凡文字發揮雖要盡實。至于玲瓏寫意見鏡花水月之趣。全在處處得之一日致文之有致。猶身之有儀。無可捉之致。其詞藻無足道矣。致由精神中慎發。要有天然之致。如風行水土無心于紋。而紋自生。荆川先生謂文字非相做之為高。而所不做亦為高。做之高則工夫推敲之致。也不做之尚乃神化自然之致也。一日景景不可以形迹言也。須以虛意游衍。微詞點綴。若有若無。若遠若近。斯為佳耳。景由境生。亦由情會。須意興要佳。胸襟要大。如坡公赤壁二賦。非有此胸襟安得有此光景。一日采五色錯綜。乃成華采。經緯就緒。乃成條理。此文章所由名也。若金而無成色。與銅鐵。奚殊。玉而無實氣。與瓦礫。奚異。一日涵養文字淺俗。皆因蘊藉不深。蘊藉不深。皆因涵養未到。有涵養之文。自然氣骨渾厚。丰采朗潤。詞盡而意不窮。音歇而韻未已。一日做文章謂之做者。工夫造作之謂也。

有一筆寫成不加點寫而自工者此神到之文尙矣

其次須精思細改如大意已草創便從頭至尾一一

檢點氣不順處須疎之使順機不圓處鍊之使圓血

脉不貫處融之使貫音節不叶處調之使叶如此仔

推敲自然萬無一失芬嘗于起講做完時著意涵

再提比著意涵泳便生出中比中比完時將起講

中比著意涵泳便生出後比後比完時又將起

比中後比著意涵泳便生出結比如此則文氣

聯貫一篇只如一股雖推敲而無迹輕快矣

法古文必法古然後格不卑調不俗然讀古時

在借之以渾其氣蒼其格高其調秀其色脫胎

換骨出入乎古文而不自覺方為善法古若不求之

精神骨理而徒爭峭字句之間是又效西子之鬢學

邯鄲之步矣何貴乎一日看書讀書看書要有實詣

之功聖賢立言不過講明義理而義理則吾心所自

有也不過談說世故而世故吾身所經歷也吾輩看

書能將聖賢之心作已之心往日之事作今之事設

身處地以意逆志如此切已理會意句句皆吾心

故物較之涉獵記誦者見解自是不同先儒云以我

視書隨處有得以書博我釋卷茫然信哉讀書全要

善悟天地間理本一貫觸類可通心欲極細又欲極
 虛嘗見朋友輩讀書誑張揭過于精神命脉不體會
 安得有高見識出來此不細之過也然不細由于不
 虛義理無窮即讀書到老豈能盡識俗子自視常勝
 人故終無成就且讀書始要有苦的意思不苦則不
 能入終要有樂的意思不樂則無所得夫子說發憤
 忘食樂以忘憂苦樂相尋此是為學真境界

歷科會元各有文訣今採其精當者如商會元輅云
 文章能自在處做不犯手脚不費齒牙疎疎淡淡却

有餘思

岳諱

止云文要潔潔淨淨毫無烟火氣味

程諱

楷云文無他巧要知換字之法瑣碎字以冠

冕字換之便雅腐俗字以奇俊字換之便新務要有

木之學切勿杜撰用險怪字若專以修詞汨理弄筆

失真東坡所云厚皮饅頭誠可厭棄

邵諱

一銳云

文章最怕局促須要古些地步謝枋得嘗言如人要

在高處立濶處坐平處行

袁諱

煒云文字有仙品

有凡品仙品一開口便仙

傅諱

夏器云文章不拘

奇正要須英發光亮然後千萬人場中可奪三司心

目曹諱大章云文要于同處見異人參差處我整

齊人板煞處我流動人鬧熱處我冷淡人寒酸處我

軒昂人做處我不做人放處我不放此纔是撥天關

手段張諱棟云文字有意求深不得有意求淺亦

不得要在不深不淺有意無意之間乎楊諱守勤

云今之為文者好以浮靡佶倨之言文其淺露間欲

反而之正等之嚼蠟味立盡耳何則其不深求之于

理也大槪沉雄峻發極微極渺而要歸說理為王有

則直抒胸臆一往奔詣有則牢騷鬱勃絢爛為工凡

其深思苦入千錘萬鍊處俱人所不經意想故無一

切嬌媚佻薄之態而揮毫伸紙有如遊利刃于脆物

之中王諱上駿云文有必變有必不變有可變有

必不可變必變者皮毛也必不變者款解也可變者

修短也必不可變者奇正也神理不朽風氣密移口

烟以蔚誠不知何如亦制舉之大觀經生之極思已

趙石伯父師云舉業要秘無過刻露二字不刻不露

固不可以言文然刻而不露亦不能使淺人得解露

而不刻又不能使深人刮目既刻既露深淺咸宜其

讀書樂趣

百發百中乎公諱之珩順治己亥進士河南遂平人公令吾潛六載清

明慈廉邑人共戴之簿書之暇勤于課士所造就者

不少壬子分校浙閩所得皆名才如汪諱穆曹諱志

周盛諱鐘賢陳諱銑皆木房拔薦者也時芬出應童

子利兩試俱拔第一過以遠大見許愧未能慰公所

望至今夢寐間猶彷彿提命諄諄云

馮琢菴云應試之文不必平不必奇但以機抒自出

為佳耳譬如飲食無論飲蒸無論蔬菽新則可食若

稍留明日雖龍膏豹髓難下箸矣

賈高沙師云題到手先合人已算再振筆戰自勝矣

陶石簣云自古不新不足為古不平不足為奇鏗鏘

之工歸于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不奇乎時文雖

小技然有神機須悟得之能悟者看一句書明經書

皆明讀古人一篇文得其機抒全部在是作一篇文

便如百十篇若看一句止是一句做一篇止當一篇

則何益哉并其一篇一句亦非矣

吳因之云凡作性理題著一句玄遠語不得著一句

帶襯語不待立遠者起于光景之未真而揣摩其近

是幫觀者起手本質之已窮而借功于粉飾若胸中
見得子了自無此弊至如平淡題亦須反覆論得痛
快然後看者觸目大凡平淡題目自有精深議論非
必每題另出一見然後動人

黃真父曰近與諸同學談藝贈一光明眼藥方蓋虞
主司眼力不同而勤士子以妙文作妙藥開之也凡
三劑一曰托神散凡議論識見道理須托出紙上使
覽者觸眼便豁如摩尼珠如明月光不令其低頭回
想也破題入題處尤是空青一點一曰通氣散凡筆

陣氣機隨手掃來隨口讀去條挂飛斬不打口喫不
聲齒牙如走馬如流雲又如順風之帆一息千里其
起繳過接處尤是金針一度一曰現色散凡落句下
字皆眼前通用古人文法及今名家短消俊拔之調
頓挫鏗鏘之韻勿陳腐勿冗長勿沉晦勿崛強合覽
者如聞清夜鐘如攬赤城霞如逢采蓮美人自不忍
放手也其摘題中字而揚題外韻折尤勝琥珀散總
之以清心為君以逸興為佐以神氣為水煎者逆徹
為候反是即有沉深精義絕妙好詞鬱帶不伸長漫

言書樂起 卷之十一
不掉吾文不見其美好適以蒙主司之目反自撮一
料毒霧昏障之藥于主司無與也
陶石簣云行文正如人愬事敏口者能言其甚敏者
能省言而無費文至于無辭費而工巧裁制之妙靡
不備矣

張侗初曰今人所謂看書研窮者皆題句非題情也
題中之情乃在字句窾却之外語言諷味之外一題
到手閉目靜想凡平日見聞知解洗滌一空點誦題
面數過一一種真氣恍在心目此時急須下筆直追

其所見所謂得意疾書此便是絕神奇真文字若操
筆時未覷題神便思練句琢字雖極力鋪排只得敷
衍訓詰纔出口已屬臭腐也

倪鴻寶云文字之福集于數種之人其人不費食則
得之此人享便福其喉無血腥其策管如舞其藁不
再易其靈臺之君甚樂而壽也其人握固則亦得之
此人享定福其目不東西視其視題如孿子其行墨
羸縮可循其于文先架骸結肢而後召其情也其人
酒勇則亦得之此人享浪福其手足穴革出其頭不

狼顧其架不畜箋傳其爲文有興而無思不求其文
之用而甚自喜也此三者枕錯席觚未嘗嬰患而由
其道則皆可得富貴蓋其夙世嘗有造書制契之功
於天下故獲果於此也

沈承文體策云國家以八脚詞甲乙材傑格主排偶
義王訓詁幾令軒昂跌宕之士無由見長然自開科
以來名世偉人往往多由此著脚而垂世雄文往往
多由此下手何也乃所謂就尋常體中能爲不尋常
者也造物範人不曾以此而肖彼而則學士立言何
苦以此舌隨人舌試取秦漢以來前輩名章一一較
量亦有臺閣之體亦有山林之體亦有長鯨蒼虬不
得伸之體亦有閒鷗立海之體亦有較轆波濤囚鎖
怪異之體亦有搏虎豹鬪蛟龍急與之角而力不服
之體亦有飛書馳檄之體亦有高文典冊之體亦有
源泉萬斛隨地湧出之體亦有碎金之體亦有天才
人才鬼才三絕之體亦有天韶女郎唱曉風殘月之
體亦有銅將軍鏢綽板唱大江東去之體而均不害
其爲自成一家則知體者皮毛也有神焉鼓舞變化

於其間不可不察也。刻木而爲人，無不宛然也。然
而析之，則與薪無異者。體具而神不具也。雖謂之無
體可也。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人，恒凜凜有生氣者。
神不死也。曹蜎李志，雖見在厭厭如泉下人者，神不
活也。知此可以論今文之體矣。

又云：文章天之靈氣也，人之靈心也。其風尚以世變，
其氣骨以年變，其色澤精華以日異，月不同，變固無
足怪而駸駸乎併其體而變之，使足反居上，頭反居
下，肩高于頂，頤隱于臍，以是言奇，何足奇也。然則請

無言秦體、漢體、魏體、六朝體、唐體、宋體，而與言魯、
鄒體、鄒魯之書、固聖賢之活面孔也。時文者，寫生者
也，直須布置聖賢鬚眉飛動一般相似，是卽排偶體。
訓詁體，居然爲當代獨立之體矣。譬之睛也，頰也，胃
也，腸也，胎也，骨也，與人同者也，而點睛也，添頰也，刮
腸洗胃也，換骨奪胎也，則與人異者也，而又有必剝
磔，古人爲然而傳神，卽在個中，而當面失却者，何也。
日坐不讀書也，能讀于賦，則善賦，能觀于劍，則曉劍。
措大窮年濡首，惟數行熟爛科舉帖括，昔儒所謂捨

合出來。使一撞百碎者也。

張洪陽曰。文所以發心之精蘊也。心不靜。不文。心不純。不文。心不達。不文。

呂晚村云。做小題無別巧。只是逐字折做法。芬謂此真三昧訣也。每見人不善作小題。只一二語便說煞。以後只是重牀疊架。子無生趣。若能知逐字折做。則跌宕挑剔。上下文脈絡及本題先後次序。俱一一打算。自有一篇天然文字。在不忠無生發矣。

陳康侯云。入股正格。盡人所解。無俟多辭。然有不可

易視者。要在運乎格之內。而不為格限。驟乎格之外。而實為格樞。有時放流逆浪。而不可以為縱。有時後先錯出。而不可以為亂。微乎微乎。

文到入妙。無過一快。芬選時藝。俱以快書名其集。蓋自幼得之。先子訓謂作者不快。則閱者亦必不快也。是故不獨用筆宜快。而說理亦宜快。敷詞亦宜快。議事亦宜快。取興亦宜快。要如食哀梨。用并剪。一望爽人齒牙。令人心目俱開。方是必投之技。然此不能強之臨時。要在平日讀書用功合法。則濡毫時自然興

會淋漓若勉強率應有日趨苟且耳。烏乎言快。好文無難別。只要辨雅俗。孤高則雅。濫填則俗。其弊只因平日誦讀時。貪記便。于驅用熟調。陳爛胸中。固結難洗。明知衆口雷同。亦無可如何矣。芬謂讀古不可不熟。讀時文不必過熟。只在玩索涵泳。得其氣味。神骨爲是。大抵風氣日新月異。有數年前不見其俗。數年後見之。輒生厭者。千萬人同此。爹媽聲。黃口乳。童皆能之。欲不視爲庸俗。其得乎。

奇文欣賞。古人曾云。芬謂八般文。自有一定脈理。神氣。却逞奇。不得其奇處。只在鍊筆。好耳。學者惟涵詠。沉浸于古人之文。得其神韻。務使筆力高勝。不落時蹊。則正當中。自見新奇。何必有意作奇也。苟不從古文磨鍊而出。則筆氣庸極。總使意新格變。終是俗派。豈足言奇。

山以逆而爭雄。水以逆而得勢。于文也亦然。然聖賢說話。自有先後層次。當日既以如此云云。而今人欲變亂之。豈可乎。故文雖貴逆。而題緒斷不可倒也。然亦有不可泥者。要看其作法。何如于理相宜。不相宜。

耳如子謂公治長全節題原是先有未句事實記者
乃裝上數句也。則雖逆提亦不傷理。又如兩人問答
題不專屬一人口氣。則以斷制行文。逆擊題眼所重
行其議論。乃是作者口氣。非於題脉有傷。又如截搭
題若不逆鈎一筆。則界限不清。總要相題立格。奇不
離正方穩。

搭題之所以用提弔者是為要勒題界清楚耳。近人
泥于提弔之必不可少。乃不顧上文脉氣及本題位
置。直竟倒做。豈可乎。芬素謂不善作提弔法。則不如
不做提弔。尚為安穩。

既曰入股。則每股自各有一意。合掌甚不可也。近人
亦皆知之。然緣有意避合掌。而對比必于出比反背
作一口兩舌話。豈聖賢語氣乎。
體格雖分入股。氣脉仍貴流通。前輩行文。于出股收
處。便留筍頭。雖斷不斷者。股起處仍頂出。股收處不
聯而聯。按之神理一片。所謂拔劍斬水。仍流也。
全章全節散碎題。以總做立格。非有獅子搏象。厚天
力量。決不能為。蓋格雖總立。其間脉理節次。仍須清

讀書樂走
楚安適融洽無痕方好故順題換敘易而八股渾發
難也名于偶爾標奇時俗爭相趨效以致段落不分
遺漏甚多含糊率強神理不顧掩題且不知云何矣
古在神在骨不在貌讀古者當得其運旋點化筆法
之妙不貴徒抄撮也時文好處亦只以神骨勝不爭
容貌好看若以清瘦為薄癯肥為厚則屠沽中健兒
儘有胖大其體者只為少清氣所以無足貴時俗于
濃重昏濁之文認為臺閣體則大悞者也
文要正當只是兩美比合之法若偏向一邊好處

有一邊不好處在矣故前輩論文不徒曰雄必曰雄
渾不徒曰澹必曰澹遠不徒曰清必曰清峭不徒曰
刻必曰刻露不徒曰流必曰流逸不徒曰朴必曰朴
奧不徒曰古必曰古秀蓋雄而不渾麤也非雄也澹
而不遠枯也非澹也清而不峭弱也非清也刻而不
露晦也非刻也流而不逸油滑也非流也朴而不奧
古而不秀俚鄙也堆塞也非朴非古也惟兼兩美合
而用之文乃可成家矣

善擊鼓者擊邊中心敲不得幾下呆手實擊中心只

幾下便令人厭聽矣。故才人爲文，不干題之正而呆說偏在前後左右，搜剔陪襯如畫家有陰陽筆法，畫一面能使反面側面一一透露，乃稱靈奇。文章氣候因乎學力之淺深，實有不可強者。帥之于弟當循級而引之，猶醫之治病必須每目診視，加減方藥，邪氣既清，乃用補劑，不然人參白朮亦易殺人。也。芬授徒以來，或一堂中諸生共集，姿學各不相等，必別其人以定課，各授以所讀之文，或有疑分厚薄，子其間者而芬不顧也。但問之已，心要相安耳。曩選

養正循級編行世卽是此意

磨難天下才人無如八股一道，太淺則浮，過深則晦，少用一分才氣則實義不出，多用一分才氣則神貌有傷。工夫少間卽粗拘，守成說則死，以故極天下聰明寸智之士，于詩賦雜藝可從游歷，酬應中著述而八股非窮年閉戶必不能涉筆，成一字無他謂是代聖賢說話，要中正的當，無偏無岐，纔與省合不是一種靜氣焉能精細，熨貼也。故文不論奇正濃淡，須看字裏行間書卷之氣充溢，流露便知是純心讀書之

文韓長洲先生云數百年來制義之所以不可廢正
以此足徵士品耳

董思白有文訣九則一曰賓一部莊子莫非寓言並
無一句犯正位然未嘗一句離正位蓋正意不過數
言可竟何得蔓衍恢奇乃爾以時文論實講爲主虛
講爲賓兩股中或一股賓一股主一股中或一句賓
一句主一句中或一二字賓一二字主明暗相參生
殺互用文之妙也故或進前一步或退後一步皆謂
之賓但不可作賓中賓謂于有意中又入旁意惟賓

中有主主中有賓步步戀著正意而不傷觸乃爲密
字法門一曰轉文章之妙全在轉處轉則不窮轉則
不板如武夷九曲遇絕則生若干里江陵一直奔迅
便無轉勢矣文章隨題敷衍開口卽竭須于言盡語
絕之時別行一路一曰反古文聳動人精神者莫如
策策士遊說不直曰不利而曰不如此必有害其
所以敲骨打髓令人主陡然變色者專得此用也且
如論語中說管氏樹塞門若正言之則曰管氏不知
禮何等明盡却曰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此反也韓

昌黎說周公好士正言已盡却一反向使周公輔理
 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無聖人之才而非叔父
 之隆則將不暇食與沐矣寧止此哺握髮而已哉得
 此一反精神奇警亦其例也一日幹李長吉日筆補
 造化天無功此幹之所自始也以時文論雖聖賢語
 豈無待作者幹旋處如禹稷當平世二句既平世矣
 何須三過其門不入程文云洪水艱食天下若有未
 平也而君明臣良則天下有所賴以平也殊出人意
 表故缺漏處須用幹旋一日代謂以我講題只是自

說故當就當時作者之日代寫他意中事乃謂注干
 不涸之原一日翻翻者翻公案之意也老吏舞文出
 入人罪雖一成之案能翻駁之文章家得之則光景
 日新一日脫青鳥家專重脫卸所謂急脈緩受緩脈
 急受文章亦然勢緩處須急做不令扯長令淡勢急
 處須緩做務令紆徐曲折一日擒杜子美曰擒賊先
 擒王凡題必有真種子擒得真種子則所謂口口咬
 著一日離文字最忌排行貴錯綜其勢散能合之合
 能散之破板為活

言書樂起
丁學田先生云。應試之文。固貴輕淺。然亦要有深。氣味。若有意舞弄筆頭。趨佻薄一路。以媚人。終不成品。家示周叔云。凡遇一題。先要審題。中層次。何者是淺。一層。何者是深。一層。何者是先。一層。何者是後。一層。何者是正。一層。何者是傍。一層。層次看清。再下手。則剝一層。有一層。議論必不為題所苦。而自見生心之樂。

陶石簀寄弟君爽書曰。作文之道。雖以平粹為至。然

陳百史云。肥大之中。清勁者。自在。古人所以異乎。今人又曰。行文無氣力。修飾容采。終為下品。錦員真制。藝之烏獲也。此二條語。可藥偏尚詞華者之病。又云。制義之法。當從順講。中行錯綜之妙。倒翻本題。強生議論。便失本旨。此條語。可以正今人倒亂文次之病。湯嘉賓云。文貴善用虛。然又實。是正說。水月空花。若復緩散不入。又失之遠矣。此條語。可以正近時踏空。嫵娜陋習。

袁了凡論社讀書法云時文集定俟作此題成然後
簡其文細看何處是彼神到何處是彼意到何處是
彼理到何處是彼詞到蓋不以時文看時文而以我
看時文所謂轉法華不隨法華轉也芬憶幼時先子
于三八日命題作文先選此題刻文之最佳者一二
篇藏在篋中俟芬文成時乃發篋中所藏文命看覺
眼界爲之一豁愧自己思腸筆力不及遠甚此先子
苦心善誘法也讀了凡先生語乃見用意畧同
艾于子曰文境優劣古人以簡直勝今人今人以精

巧勝古人然極今人之精巧不能出古人簡直簿留
中

又云文之至者未有不摹古特人不覺耳

又云今人皆知摹古矣以雅淡雄渾爲古惟先正耳

又云文之所以古者以其氣耳以氣行之則爲渾古

若氣既斷續則爲擊腐木濕鼓之音矣此理雖老手

未知蓋由其讀古人書時徒知取雋句取巧思而不

能觀其磅礴之氣耳

又云組練太工亦是文弊試看先漢人莽蒼朴拙不

事整齊。震川先生時文。全以古氣迭宕。

又云。文有不修習。不整齊。不組織。處見先輩。質任自然。時文纏繞之非也。

方靈臯云。讀古宜多。讀時文宜少。選先輩名人最精之文百餘首。供作案頭。游玩其餘。平時惟置力于古。則出筆自然脫俗。

吳佑咸云。制藝以徵士之養也。雖在百萬軍中。不失整服氣象。斯稱儒將。故論文以器度為先。

